

凤凰于飞



上

娓娓时光里，一场倾城错嫁，
成全她与他最美的相遇。



凤凰于飞



FENGHUANG
YUFEI

木子玲

MUZILING

著

上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凤凰于飞 / 木子玲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15.6

ISBN 978-7-5190-0025-7

I . ①凤… II . ①木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45421 号

凤凰于飞

著 者: 木子玲

出版人: 朱 庆

终审人: 朱彦玲

责任编辑: 刘 旭

封面设计: 曹翔工坊·肖 杰

复审人: 李 民

责任校对: 曹福双 肖 蕾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65389137 (咨询) 65067803 (发行) 6538915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5933115 (总编室), 010-65033859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-mail: clap@clapnet.cn liux@clapnet.cn

印 刷: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: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 × 1000 1/16

字 数: 500 千字 印 张: 34.25

版 次: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0025-7

定 价: 59.80 元 (全二册)

这夜，大雪纷纷扬扬地下着，几十匹快马马不停蹄地朝卫府奔去，在十字路口前方，有人穿着厚厚的棉衣早已等候多时，见快马疾驰而来，两眼大放光彩，急忙朝地上跪了下去，高声道：“参见二殿下。”

一位穿着锦衣貂裘的男子从汗血宝马上跨了下来，将地上的人扶了起来，语气有些急切地道：“李城，你可查清楚清歌在哪儿了吗？”

李城面色变得有些僵硬，略微踟蹰着道：“别景院。”

难怪他一直没有找到清歌的下落，原来在别景院，被关在那里的人最后不是失了心智，就是身体已残缺……那男子脚步踉跄地向后退了几步，积雪被踩得嘎吱作响。身后的大将似是不忍见他这般模样，欲上前扶他，他却已是缓过了心神，飞身上马，朝着身后人道：“去卫府，若是清歌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要整个卫府来为她陪葬！”

卫府此时正张灯结彩，歌舞升平。天寒地冻的大寒夜，府上的下人皆穿着厚厚的棉袄在台下看人唱戏。那戏子正捏着嗓子唱着：“柴门闻雁声，良人何时归……”

戏台下的众人皆被剧情打动，有人偷偷地抹泪。卫天在台下，抱着手炉亦是陶醉其中。大门忽然被人撞开，卫天猛地站了起来，见来人是冉照，卫天仰天大笑道：“还等什么，将他给我抓起来。”

隐藏在四处的暗卫顷刻间现身，挥舞刀剑与冉照的人拼杀了起来，原本热闹非凡的卫府瞬间变成人间炼狱，不停地有人死去。

冉照如今已得知卫清歌的藏身处，自然不会再对卫天手下留情，提剑便朝卫天

杀去。自冉照进了卫府后，大门便从里面被封上，卫天本想来个关门打狗，在卫家院内杀了冉照，却不料又有许多官兵冲了进来，还有更多的官兵将卫府围得水泄不通。难道卫府出了奸细？卫天自知大势已去，却仍握紧手中的剑与冉照打斗了起来。

原本在暗处的月婧此刻亦拔剑冲卫天杀了过来。卫天见月婧竟然帮助冉照对付自己，不由怒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卫清歌是大少爷拼死保护的人。”月婧寥寥几字，让卫天顷刻间明白过来，原来卫府的奸细是她……

冉照本就武艺极好，此刻又有月婧相助，他如虎添翼，一剑砍中卫天的胳膊。卫天大叫一声，手中剑掉在了地上。他弯腰欲捡，冉照抬起脚将他踹了出去。

此时此刻，卫天所倚仗的精兵良将已被冉照的官兵压制住，他躺在地上喘着粗气，倘若月婧不背叛，他也许能赢得这一回……卫天正胡乱想着，却见冉照朝他一步步走来。

冉照每向前走一步，都会想起清歌在他面前落泪时的样子，她要他离开皇城好好地活下去，如今他好端端地活着，她却在卫府吃了这么多的苦！这一切都是卫天造成的！他看着倒在地上的卫天，手执长剑狠狠刺进了他的胸膛，却仍觉得不解气，再抽出剑又刺了进去。

月白锦袍浸染了触目的鲜血，他颤抖的手捏住卫天的肩膀：“交出别景院的钥匙，我免你卫家满门抄斩之罪！”

卫天愣了一下，随即哈哈大笑起来：“根本就没有钥匙。”

冉照冷冷笑了几声，对着身后的侍卫沉声道：“卫大人还没看清现在的局势，将人带上来！”

随着话落，门外有人被侍卫连推带搯地推进了卫府，跪在了冉照脚下。卫天看清那人后，脸色变得异常惨白。跪在地上的人看到浑身鲜血的卫天，哇的一声哭出声来：“爹！”

卫天张了张口，却只喊了“孝儿”两个字，再也没了话语。卫孝是他的私生子，这事连卫邛都不知情，他之所以失去了卫邛都没有悲恸欲绝，就是因为孝儿还

在，他卫家也不算绝后，可如今……

冉照挥了挥手，让侍卫将卫孝拖了下去，看着满脸土色的卫天，他嘴角勾出一抹嘲讽，冷笑道：“你给我钥匙，我给卫孝活路。”见卫天半晌未曾动弹，冉照又道，“卫孝可是卫家最后一个儿子，若是死了，你猜卫家还会剩下什么？”

卫天指了指东门的方向，喘着气道：“开别景院门锁的六把钥匙都在那口井里，以大石压住……”

卫天话还未说完，只觉心口剧痛不已，他低头看，见冉照不知从何处拿了一根发簪刺在他的心口上，这发簪他看着竟是有些眼熟，却又一时想不起。

冉照见他盯着发簪看，在他耳边提醒道：“大人莫不是忘记了，清歌嫁给我那日，你不是将这发簪亲自为她戴上，还对她说了些连我都未曾打探到的话吗？”

卫天想起那些话，脸色变得异常惨白，他想起来了，要她用这根簪子杀了冉照……

“是不是知道我没死的时候很惊讶？”冉照冷冷地笑了两声：“清歌为假戏真做，拿了一根一模一样的发簪刺伤我，而真正有毒的这根，在这里！”

随着话落，冉照将簪子又刺得深了一些。

哈哈，卫天忽然仰天大笑。他布了这么大一盘棋，最后竟然输给了这个小他几十载的男人。很快，他便连抬眼也觉得费劲起来，这簪子上抹有剧毒，见血只会让毒散得更快。枉他处心积虑了这么多年，却死在自己的棋子手中。他仰天哈哈大笑了几声，吐出几口鲜血，倒地而亡。

冉照冷眼看着卫天的尸体，沉声道：“将此贼抬回宗人府，活罪难逃，死罪不免。我要他一辈子无法入土，做鬼也要看着我跟清歌如何白头偕老！”

冉照说完此话，便有侍卫上前将卫天的尸身拖出了卫府，尸身拖过之处留下一道长长的血印子，冉照踩着血印子走出卫府，朝东门的古井走去。离古井越来越近，他步子越走越快，最后竟是跑了起来，来到古井边，他纵身就要往里面跳，身后紧随而来的一名暗卫急忙将他拦住，好意提醒道：“殿下，正值隆冬，井水最寒，让属下入井去找钥匙就好。”

冉照挥了挥手让其退下，清歌为他连命都可以不要，这点酷寒又算得了什么。他纵身跳入古井，冰冷的井水令他关节都僵硬起来。他想搬开那块大石，屡次尝试都没有成功。呵！卫天就是死，也要给自己设最后一道关卡，可是自己怎么能放弃！他用尽全身的力气移开了大石，终于将钥匙拿了出来。暗卫见冉照拿到了钥匙，立刻放下绳子将冉照拉了出来。

冉照出了古井，疾步向别景院走去。暗卫急忙将貂裘送了上来，让冉照暖和身子。冉照裹着貂裘，满脑子都是清歌，哪怕她真的变成了痴傻之人，哪怕她现在根本不认识自己，都没有关系，只要她活着就好，只要她还是清歌。

别景院内怪石嶙峋，树影婆娑，因是卫府最边上的院子，每到了冬天，西北风总是吹得最烈。冉照将身上的貂裘裹得更紧了，却丝毫没有驱走身上的寒冷。走着走着，他忽然发现步子有些迈不开，这才发现，自己的衣衫竟然全都结成了冰。

“殿下，烤烤火吧。”有侍卫将不知从哪里找到的手炉递了过来，冉照正欲接过，却听见院子里传出隐隐约约的哭声。这声音他极为熟悉，是清歌！他再也顾不上手炉，疾步朝发出声音的屋子走去。

门内哭声阵阵，令冉照心慌意乱，急忙用锁匙将门打开。外面稍有声响，屋内的女子吓得啊了一声，急忙将头缩进被子里，哭着求饶道：“我不哭了，求求你不要打我，我哪里做得不好，我改就是了……”

冉照迈出的脚步一顿，痛心疾首地看着清歌瑟瑟发抖的样子，清歌一向性子冷清，喜怒哀乐从不表现在脸上，当初就是被他一次次误会，她连眉头都未曾皱过一次，可如今却……他小心翼翼地靠近清歌，尽量放轻了语气柔声道：“清歌不要怕，从今往后，再无人敢欺你一分。”他欲要掀开她头上的被子，却又被她紧紧拽住。

清歌闷闷的声音从被子里传来：“你不要看我，我自己都被吓到了，怎么那么丑啊。”

清歌容貌倾城，自认为绝不会被美色吸引的他，第一眼见到她时都忍不住要多看几眼，怎么会丑呢？他轻言轻语地哄劝道：“清歌美貌，天下无人能及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”

“回家？”清歌呢喃着，不由放了手中的被子，冉照趁此机会将被子从清歌头上拿开，在看清清歌的容貌后满眼的震惊。昔日清歌皮肤吹弹可破，可如今她的脸上竟都是刀痕，有些还未结痂，他急忙将她的手拉起来看，哪里还有半分往日手如玉笋的模样，每一根手指都肿得厉害，他闭上了眸子不忍再看下去。

清歌见他这番样子，以为是被自己的模样吓到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趴到他身上用拳头去打他，嘴里连连喊着坏人，打了几下便坐在床上连连喘气。冉照将她紧紧抱在怀里，声音低低地道：“清歌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你打我便是，我让你打……”他去拉清歌的手，让她朝自己脸上打，清歌却惨叫了一声。

冉照忙看她的手腕，那手腕被自己这么轻轻一捏，竟然就出了血。他颤抖着手指去探清歌的脉搏，才知她的武功竟然被废了，这也能解释，为什么她会被困在这别景院，没了武功，她与寻常的女子又有何分别！他视线变得模糊起来，容貌尽毁，武功丧失，她还受了多少苦，是他不知道的呢？

冉照看着清歌的双眸，见她对自己回来无一分喜悦之情，他声音哽咽起来，似是不敢去问，又不得不去求证：“清歌，你可知道我是谁？”

清歌被他刚刚抓得疼了，眼眶里都是泪水，却又不敢反抗，很认真地看了他半晌摇了摇头。冉照难过得无法自抑，他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我是阿照，你的阿照啊，你要努力地记住我才好。”

“阿照！”清歌重复着他的话，似是对他的怀抱极为依赖，顺从地靠近他的怀里。这让冉照心里好受了许多，正要将她从床上抱起回宫时，却见清歌拔下发上的竹簪朝他心口刺去，他明明可以躲开，却怕她扑空摔在地上，不躲不闪让她刺了进去。

门外几位将领见冉照被刺，纷纷进来欲查看冉照伤势，看向清歌时都带着股杀气。清歌见这些人腰上都配着长剑，吓得哭声更大。冉照被这一幕刺痛了双眼，将来人呵退下去，看着她轻言轻语地道：“清歌，你的阿照没有死，你只是失忆了，我会把你治好，我们现在就回家好不好？”

清歌见那些气势汹汹的人都离开，胆子比方才稍微大了一些，又举起手中的竹

簪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冉照，清歌现在身子极为虚弱，他不能强行将她带出卫府，怕她在挣扎的时候又伤到了身子，犹豫不决间，她却先开了口：“得成比目何辞死！”

“愿作鸳鸯不羡仙！”冉照看着清歌，泪不自主地就从眼眶里滚了下来。原来她就是失忆了，也仍然记得他们曾经念过的诗句——清歌，我负你一片情深，此时你若跟我走，我便许你一世安稳，给你一世荣宠！他伸出手欲牵住她，她却歪着头看着他默默流泪，忽而痴痴地笑了起来。冉照有些捉摸不透，便见她丢掉手中的竹簪朝他慢慢走近，伸手去擦他的眼泪。

“你是阿照，你真的是阿照。”清歌扑进冉照的怀中，号啕大哭起来，“你为什么才来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也不是了，我不能再跟你在一起了。”

目录

楔子	/ 001
第一章 初回卫府	/ 001
第二章 再遇故人	/ 014
第三章 风花雪月	/ 031
第四章 卫天前来	/ 047
第五章 先人一步	/ 064
第六章 美人心机	/ 079
第七章 暖人心田	/ 099
第八章 更进一步	/ 115
第九章 惩治恶少	/ 136
第十章 美人香粉	/ 154
第十一章 破除嫌疑	/ 170
第十二章 别有用心	/ 188
第十三章 疑云重重	/ 205
第十四章 恩恩怨怨	/ 224
第十五章 进宫选秀	/ 241



第一章 初回卫府



阳春三月，雁城的桃花开得正旺。卫清歌站在桃园里看着满园的桃花，明明这么美的景色，怎么就开心不起来呢？她闭上眼睛，想到下山后回到府上的场景，卫天早早地站在门外等她回来，满脸的慈爱之色，却让她从心底感到不安。她并非卫天的亲生女儿，卫天能对她这般好，必是怀着一番目的的。果然，在用晚膳时，卫天便提出了他的目的，要她进宫参加选秀，并要她在选秀当日让二殿下再照对自己倾心。呵！她早就知道自己逃不过这一天，却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样快。

“这桃花开得可有落山的好看？”身后传来一阵银铃般的说话声，清歌转过头去看，见来人是卫青莲。

清歌浅浅一笑：“姐姐说的这是哪里话，落山的桃花好不好看，你不是再清楚不过么？”

卫青莲面色一僵，却很快掩饰了起来，继而笑道：“多年未曾去过落山，早都忘记桃花开得如何了，妹妹说给我听可好？”她挽住清歌的胳膊，语气极尽温柔地说道，“再过两日就要选秀了，妹妹可挑好了衣裳？不如叫姐姐瞧瞧，看看可还有要添置的东西。”

清歌见卫青莲一脸真诚，便笑着点了点头，随她一起向清心苑走去。经过假山时，遇到了大哥卫邛，见他站在荷花池边上不知在想着什么，便只瞥了他一眼，就又听着青莲说着雁城这些年来的变化。

多少年没回雁城了呢？卫清歌暗暗在心底算了算，竟然有十年了。自有了记

忆，她就再也没有见到生母，她的生母被软禁在卫府，若有朝一日她想要逃出卫府，她的母亲必将死于非命。所以，她不得不听从“父亲”卫天的安排，在六岁那年便上山学武，一去就是十年。

卫清歌很早就离开了双亲，故而对亲情更加渴望，可是她从懂事起就知道，这个她叫作父亲的人，始终都把她当作一颗棋子，卫家的棋子。可笑的是，她竟然会将卫邛当作亲兄长，竟然信了卫邛说的，让她回卫府只是因为生母想念她这种话。她的大哥如今再也不是昔日的同门师兄了，她怎么忘记了卫邛也是卫家人，自然是替卫家做事的呢？她冷冷看着卫邛，嘴角噙着一抹淡淡的嘲讽。

卫邛似乎早就知道她会来，从怀里拿出一封信，不冷不热地道：“这是你娘写给你的信。”

卫清歌接过信，对他道谢道：“有劳大哥了。”

卫青莲见卫清歌对卫邛这般生疏，以责备的语气道：“咱们跟大哥都是一家人，你怎跟他还生疏了。”

“姐姐教训得是。”卫清歌低垂着头，十分乖巧地回道。

卫青莲又朝卫邛笑道：“清歌要进宫选秀，难免有些不安，大哥莫要见怪。”

卫邛点了点头，朝与清心苑相反的方向走去。卫青莲看着卫邛渐渐远去的背影，惊奇地道：“大哥真是奇怪，难道站在这里，就是为了给你送封信吗？”

卫清歌拿着信愣了片刻，才缓过神，朝清心苑走去，语气有些凄凉地道：“不见得，也许是来看我过得是不是还好呢？”

卫青莲站在卫清歌身后，听见她这番话，笑得更深了，待走近她时，又开口安慰道：“妹妹不要怪大哥让你提前回来，大哥身在卫家，又是长子，很多事都身不由己的。”

好一句身不由己，清歌在心里冷冷笑了一声，卫邛现在做的一切，不过是听从卫天的命令罢了。卫邛武艺高强，若不是做这些事对他有好处，他岂能被卫天所控？说到底都是有利可图！自己这次进宫若能获冉照欢心，长久留在宫中成为卫天的眼线，对卫家自然多了很多方便，卫家的一切将来都是卫邛的，他又何乐而

不为？

卫清歌一路沉默地走在花开两旁的林荫小道上，回忆起当年在山上习武时，卫邛站在她身边手把手地教她练剑的情景。她自幼体弱，跟师兄师弟比武总是吃亏，是卫邛趁着大家都休息的时候将她叫到后院，偷偷将剑谱给她……当年大哥曾说，卫家女子容貌皆倾国倾城，也都工于心计，用尽心机暗算他人，唯独清歌留着一份纯真。他说，一辈子都不让清歌回卫家，等清歌武艺学成后就让她拜别师父，寻一处安静的地方筑一间茅屋，然后平平淡淡地过一生。可卫家的女子又怎能平淡，这番话依稀在耳，今朝二人却成了路人。

清心苑门口站着身穿浅绿衣衫的侍女，远远地见到卫清歌与卫青莲二人，急忙朝她们奔了过来。卫清歌细细地看着侍女脚步，见略瘦的女子脚步轻快带着阵风，料想此人必定轻功上乘。略高的女子面色白皙，刻意走在那女子身后，似是在掩藏着什么。清歌心下了然，这二人皆是卫天给她安排的侍女，必然是为卫天做事的，略瘦的女子倒不足为虑，略高的却没有那么简单。

略瘦的女子见到卫清歌，开心地笑道：“早早就听老爷说二小姐是府上最好看的主子，今日一见才知道，果然是呢。”

略高的女子也道：“上雪说得极是，二小姐就像画里走出来似的。”

上雪连连点头，对着清歌继续道：“听说二小姐不仅是美人，就连武艺也是极好的。可是当真？”

不待卫清歌开口说话，卫青莲微微皱了皱眉头，上雪连忙将头低了下去，似是做错了什么事。只听卫青莲微怒道：“妹妹才回来没几日，你们就敢明目张胆地试探，若是武功没你们好，你们都要欺负到她头上吗？”

卫清歌转过头去看卫青莲，见她似是为自己打抱不平，也就不打断她，只站在一边浅浅地笑着。

卫清歌握住卫青莲的手微微一笑：“姐姐倒是提醒了我，若不让她们看看我的本事，日后岂不是被她们小看了去？”随即转头对侍女微微一晒，“也罢，今日就让你们看看。”

卫清歌看了一眼树上正叫得欢快的百灵，嘴角扬了扬，轻轻一跃就飞上了树，随即素手一翻，百灵鸟已然捉在手掌心。略高的女子看着她坐在树枝上得意的样子，拍着手道：“二小姐好轻功。”

卫清歌扬扬眉，将手轻轻松开，百灵得了自由后朝天空飞去。卫清歌将腰带取下，朝树干打过去，碗口粗的大树轰然倒地，侍女们脸色都微微变了变。卫清歌将腰带系在腰间，施展轻功又回到了地上。

卫青莲笑了笑：“妹妹有了这身武艺，去了宫中，倒让我放心不少。”

卫清歌笑了笑，看着略高的女子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略高的女子见清歌方才露了武艺，心中极为尊敬，小心翼翼地答道：“碧溪。”

卫清歌点了点头，又看向卫青莲道：“瞧我真是糊涂了，连自己的侍女叫什么还不知道，让姐姐看笑话了。”

卫青莲徐徐笑道：“现在糊涂不要紧，过几日再糊涂，可就让人家看笑话了。”

说话间，两位侍女将二人领进了院里，又奉了好茶便退了下去。卫清歌将几日后进宫选秀的衣衫拿出来给卫青莲看，卫青莲在众多衣衫里挑出一件宝石蓝白霏织丝锦衣，笑道：“穿此衣必然能吸引男子的眼光。”

二人又聊了一会儿，直到斜阳渐沉，卫青莲才起身告别。卫清歌将卫青莲送出门后，站在一堆衣衫前发呆，似是不知该选哪件才好。她拿着卫青莲选的衣衫在身上比试了一下，似乎是对这件也比较满意，正欲换上一试时，门忽然被人打开来，她抬头一看，见来人是上雪，便对她微微地笑道：“你瞧这件衣衫如何？”

上雪认真地看了一会儿，疑惑道：“还有几天就要选秀了，难道小姐没有调查二殿下下的喜好吗？二殿下最不喜欢宝蓝色，怎能选这件？”她指着一件月白色长锦衣道，“这件吧？”

卫清歌看着上雪，见她从怀里拿出一本手札，不由疑惑起来。上雪将手札递给她道：“小姐在府上四处走动时，我打点了二殿下身边的人，将他的喜好都记录在此，小姐入宫前可仔细看看，切莫要听信他人胡言。”

这举动倒让卫清歌心里暖了些许，正要开口说些什么，却见上雪淡淡地看了她

一眼道：“以为你是个聪明人，原来是自作聪明。你今天将底子都显露出来，日后必然会惹不少麻烦。”

卫清歌对上雪直言不讳的性子倒是喜欢几分，是以看着她微微笑着，却不说话。上雪见卫清歌一副好脾气的样子，跺了跺脚道：“我怎么会跟了你这个主子，你若成不了气候，我在府上又有何地位？”

原来她这么费尽心思地对自己好，就是图在府上的地位！卫清歌笑道：“若真是图个地位，何不跟着姐姐？”

上雪冷笑了几声，眼中有几分不屑：“想跟她的人在府上不胜枚举，我跟了她未必能让她重视我。而你才回来，定是需要几个心腹，我从现在就帮助你，待你飞黄腾达，自然不会忘掉我。”

卫清歌笑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上雪有几分信心地回道：“你在山上习武十年，有太多机会可以离开卫家，却一直沒有离开，为的不过是你的生母。你没有选择的权利，可是我有。实不相瞒，府上另外两个小姐我都调查过，你各方面都是最差的。我跟着你，不过是看中了你重信重义这一点。”

卫清歌听完她推心置腹的一番话，不由叹了口气道：“你在调查她们的同时，她们必然也调查了你。我没有她们在府上的地位，又如何能带给你地位。”

上雪听她此番话，脸色倒是不再像方才那样冷若冰霜，语气也暖了几分道：“小姐何必唉声叹气，进了宫一切都重新开始，谁得了二殿下宠爱，谁才是真正的赢家。”

卫清歌闻言微微诧异道：“大姐也要进宫选秀吗？”

上雪也是一愣，又道：“卫大人没有跟你说么，大小姐也入了选。”

卫清歌摇了摇头，当时卫天只说要她获得二殿下的疼爱，何曾说过卫青莲也要进宫，莫不是卫天要她们同时笼络冉照的心？

卫清歌正想着，上雪似是想起了什么，又道：“难道大人担心你完不成任务，所以又派大小姐去？”

卫清歌有些捉摸不透卫天的意思，只开口道：“暂且也管不了这么多，先走一步看一步吧。”

上雪见卫清歌一脸疲惫的倦容，遂退出了门去，卫清歌坐在梳妆镜前看着上雪递来的手札，想到她方才对自己说的话，虽然真真假假还有待分辨，可是确如她所说，自己在府上的确需要心腹，只是不知她合不合适。

夜色已深，卫清歌沉沉地睡着，做着乱七八糟的噩梦，梦里的她觉得快要窒息了，因噩梦惊醒，她从床上坐了起来，却因呛人的烟雾而连连咳嗽，这才发现闺房里已是大火蔓延，不由惊得大喊，却发现自己出不了声。她急忙下床想要夺门而出，脚还没沾地，身子就像软泥一样倒了下去。此时，她又发现，空气中除了呛人的烟味儿外，还有一股淡淡的芳香，是软骨散！她正欲运内力将软骨散逼出体外，忽然又想到了什么，便放弃运功，在地上连连挣扎着。

眼看大火就要烧到自己跟前，房门外突然被人重重拍了几声，那人大声喊着“小姐”。这声音，卫清歌听着倒是不陌生，是碧溪。药是她下的？

碧溪拍了几下门，见里面没有动静，也许是急了，开始使劲儿地撞门，直到卫清歌的衣衫被蔓延的大火烧到的时候，她才将门撞开。见卫清歌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，碧溪露出十分惊慌的表情，拿起桌子上茶壶里的水泼到卫清歌身上，将她从地上抱了起来，迅速出了闺房。

碧溪将卫清歌小心地放在院子里的石凳上，仔细替她检查了一遍，见她脸上被蹭破了皮，有血迹渗出，眸子里露出担忧之色。又将卫清歌的手拉过来看，见有许多水泡，眉头皱得更深了。她还想再看卫清歌的脚腕，卫清歌将脚向后缩了缩，轻轻一动，忍不住就嘶了一声，似是痛苦极了。

碧溪见状，直直地跪了下去，拿出藏在袖中的刀子就往自己心口刺去。卫清歌见之大惊，急忙探身，将刀子从她手上夺了过来，因中了软骨散，一探之后，身子又重重地往地上倒过去，眼看着要栽在地上，恰被人从身后扶住。

上雪将卫清歌扶到桌边坐下，从袖子里拿出一把刀子扔在了碧溪的面前，冷冷笑道：“现在自杀倒是没人再拦你的。”

碧溪捡起地上的刀子，低着头不知在想着什么。

上雪用眼角余光看了一眼卫清歌的伤势，冷厉地看向碧溪，怒道：“还说你不是大小姐身边的人？”

碧溪看着卫清歌，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：“小姐，她是内鬼。若我是大小姐的人，又何苦冲进火海救你出来。”她又看向上雪道，“府上谁人不知你擅用毒，三小姐今日有此番下场，必是你一手造成的。我要你拿命来。”

碧溪从地上爬起来，手中的刀子毫不迟疑地朝上雪刺过去。上雪一个转身，将她手腕狠狠捏住，顺势朝她后颈劈了一手刀，碧溪只觉眼前一黑便倒了下去。上雪歪着头看着一脸沉思的卫清歌，似乎是在等她的答案。

卫清歌看着倒地的碧溪，良久才道：“你擅用毒？”

上雪怒道：“你怀疑我？”

卫清歌对她的怒意似是没有看见，微微摇了摇头，又道：“她怎会知我被人下了毒，此地无银三百两。”

上雪的脸色这才好了些许，从地上捡起刀子要将碧溪就地处决，卫清歌开口将其制止。上雪一脸疑惑，正欲开口问，便听卫清歌说道：“碧溪不知是谁的人，此时贸然杀之，怕后患无穷。”

上雪见不得卫清歌这副畏首畏尾的样子，怒其不争地道：“还能是谁的人，自然是大小姐身边的，她要跟你一起争宠，必是希望你死的，只有你死了就没有人跟她去争选秀了。”

卫清歌并未否定她的猜测，而是顺着她道：“若是卫青莲派来的人死了，她会怎么做？”

上雪经卫清歌这一提醒，恍然大悟道：“她必然会找个比碧溪更难对付的人来我们身边，到时候我们防不胜防。”

卫清歌笑了笑：“若真是这样倒也不算太坏，至少她是明着想要我死。”

上雪惊道：“难道还有第二个可能？”

卫清歌看了一眼上雪：“若真是第二个可能，倒不是想要我死，只是想要看看